

# 双塔



## 批评要有抵达人心的力量

马明高

一切都已经走进了新时代。新时代需要有信仰、有情怀、有担当的作家和学者，更需要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、有责任感、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。涵涌而复杂的新世界、新变化、新业态、新媒体、新群体，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，也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目前缺乏深入、切实、有影响力、公信力和说服力的评论。这值得我们进行触及灵魂式的深刻反省，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，从而革故鼎新，用新的精神追求和写作的伦理责任，去追求文学批评的独立性、精神性、价值性、想象力和文体意识，写出与新时代要求相匹配的、能够抵达人心的、有说服力和建设性的文学批评。

文学批评的关键词是“批评”，意思是作判断，就是对作品、作家、思潮和现象进行价值判断。有了价值判断，才能对其进行艺术分析和文本阐释。没有价值判断的文学批评，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文学批评。因为没有价值判断，就会理念混乱、理论空泛、套话连篇，或“江湖化”，或“赞颂化”，缺乏精神共享的动力，自然无趣、无智、无用，自然就不会抵达人心，不会有说服力和建设性。当下的文学批评为什么没有影响力？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公信力。而缺乏公信力的最大问题，就是价值判断。现在文艺界出现了一些乱象，文艺批评的价值判断更不能缺位，不能随波逐流、人云亦云，失去批评家的独立性。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缺乏价值判断，其深刻原因在于：一是批评家本

身就没有价值判断的能力；二是批评家陷入人情、金钱的漩涡而无法自拔，导致不会或者不能进行价值判断，不愿或者不敢进行价值判断。

我们必须对文学批评充满敬畏意识。它是公正无私的、非功利的，要想在这上面获取利益、求得功名，或是投机钻营、沽名钓誉，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若没有强大的理想信念、对文学无限的热爱和激情，要想在这方面作出一些成就和贡献也是不可能的。

文学批评是一种精神共享，是一种心灵对话，是一种敏锐的艺术感觉与复杂知识的融合。它不是知识、理论和技术的展示、套装和显摆，而是与人的精神和灵魂打交道的神圣志业。因此，必须用人民的、历史的、艺术的、美学的知识与经验，去贴近文本、事实、现象和思潮，既要“入其内”，又要“出其外”，最大化地抵达人心，抵达人的灵魂。只有抵达了人心，批评才会有感染力和说服力。

“人民性”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和历史概念，而是组成“人民”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喜怒哀乐。文学批评的人民立场，就是要求批评者在进行文学批评时，必须把人民的利益、人民的愿望、人民的情感、人民的要求，也就是“世道人心”作为批评的前提和归宿。文学批评还必须充分尊重事实，按照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中所说的“平理若衡”“照辞如镜”，尽最大努力依托文本事实说话，而不要离开文本事实进行“过度阐释”和“强制阐释”。只有达到以上标准的文

学批评，才能激发起读者的共鸣，具有感染力、说服力和公信力，达到共情共振。

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工作，尤其是面对时代进程、时代召唤，文学批评必须肩负起“建设性”的重大使命与责任，走出书斋，奔向生活，扎根人民，既要“文以载道”，又要“文以资政”，既要“文以明德”，又要“文以化人”，去感化人、摆渡人、引领人，去启蒙导航、化世导俗。文学批评从来就不应该是封闭的、终结的、僵化的，而应该是开放的、动态的、未完成的，用一种对万物和人宽容、体谅和理解的真心实意，在不失价值判断和独立精神的前提下，以一种商榷探讨的方式，通过交流和对话，让双方的共同努力结出新的成果。建设性的理念，要求文学批评必须从文学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出发，怀抱建设性的态度，对作家的文本作品中所有的努力与探索予以充分的重视与阐释，对其不成功、不理想和不完美的地方，也应给予分析和指出。这样的文学批评，才是有价值的、才具有迷人的气质和艺术的魅力。

### 激扬评论 繁荣创作

## 首届西戎文学奖揭晓

11月3日晚，在临汾蒲县举办的“山西文学周·临汾蒲县”启动活动上，首届西戎文学奖揭晓并颁奖。

西戎，本名席诚正，1922年出生在蒲县乐镇西坡村，他感应时代和革命的召唤，在生活洪流中、在革命斗争中、在生产建设中，真诚地关注、热烈地拥抱、真实地反映、深层次地思考、积极地表现现实，书写时代家国的沧桑巨变。他是我国重要文学流派“山药蛋派”代表作家之一，代表作有《吕梁英雄传》《宋老大进城》《寄语文学青年》《灯芯绒》《赖大嫂》等。西戎文学奖是在山西省作家协会指导下，由临汾市委、市政府主办的文学奖项目，此次共评出23名获奖者，包括新时代文学成就奖1名、长篇小说奖3名、中篇小说奖3名、短篇小说奖3名、报告文学奖2名、散文奖4名、诗歌奖3名、网络文学奖2名、科幻文学奖2名。获奖名单如下：

#### 新时代文学成就奖

蒋韵

#### 长篇小说奖

《大清知县于钟德》孟黎明、黄用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

《永和关》王哲士 作家出版社 2020年6月

《苍黄尧天》乔忠延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0年7月

#### 中篇小说奖

《东庄里点灯西庄明》郑学义《山西文学》2012年第2期  
《另一种真相》郝晓梅《梅钰》《黄河》2018年第3期  
《终南一夜》代冰洁《都市》2020年第2期

#### 短篇小说奖

《日出那么美》李瑞华《山西文学》2014年第2期  
《南无》李淑琴《古琴》《山西文学》2021年第1期  
《这个料峭的春天》荀莉《娘子关》2022年第3期

#### 报告文学奖

《法显评传》姚阿林 三晋出版社 2018年9月  
《邂逅大美梨》段慧琴 作家出版社 2022年3月

#### 散文奖

《西贝山村》贾哲慧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年10月  
《抱一为天下式》侯勇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年5月  
《月猫》阎文水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年12月  
《月上书楼》刘云霞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2年12月

#### 诗歌奖

《太池村》王晓鹏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年9月  
《拐角》杨张平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年4月  
《散十四行》裴彩芳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年1月

#### 网络文学奖

《超可靠的洪荒小师叔》赵文辉《叨狼》创世中文网 2020年4月  
《江湖不良医》陈静茵《株珠》17K小说网 2021年8月

#### 科幻文学奖

《固体海洋》郭磊《灰灰》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10月  
《起风之城》张再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年7月  
肖静娴

## 报告文学创作会在晋举行

10月30日，由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、山西省作家协会、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分主办的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年会暨2024年报告文学创作会在晋中市举办。3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文学作家共同探讨报告文学创作。

会议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《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十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取得的成绩与经验，深入研讨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，提出创作建议，倡导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勇担新的文化使命，推动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高质量发展。

在中国报告文学的版图中，山西报告文学有着鲜明的品性和独特的高地，在国家发展、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，山西报告文学的作家和作品从未缺席。赵瑜的《革命百里程》荣获第三届“鲁迅文学奖”，《寻找巴金的黛莉》产生国际性影响；张锐锋的《鼎立南极》荣获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；哲夫的《爱的礼物》荣获第九届“徐迟报告文学奖”；鲁顺民的《将军和他的树》等入选多个好书榜；《掷地有声：脱贫攻坚山西故事》英文版入选中宣部优秀外宣品；《王家岭的述说》《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》《大渭河》《经略山河》《重回1937》《秦锦的香港往事》等一批作品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，呈现出山西报告文学的历史纵深与现实广度。

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指出，报告文学拥有无限的矿藏，如何去挖掘，需要作家、理论家下功夫研究。没有热血和敏锐的眼光是无法开掘深埋在千米之下的宝藏的；没有细腻的情感表达、丰富的情感世界是无法让读者感动的。如果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失去文学艺术魅力，那么作家是失职的。很多艺术如电影、电视剧，已经走在了前面，报告文学作家不能只满足于获奖和在小圈子里内得到认可。应该把报告文学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作为衡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，比如要看作品首发数量有多少，能不能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，能不能走向海外，等等。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、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李朝全认为，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勇担使命、视野开阔，在抗震救灾、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、科技兴国各个领域都有报告文学作家的身影，既有重大事件、重大工程的国家叙事，也关注、书写了很多平凡的劳动者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。报告文学创作队伍稳固并正在发展壮大，90后青年作家崭露头角。如何保持创作者的主体性、独立性，主题作品如何写出特色，如何让报告文学作品脍炙人口、耳熟能详，值得深入思考。

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邢利民表示，当下山西报告文学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，创作群体不断扩大，创作视野不断拓展，文体自觉意识和表达方式都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，创作成绩硕果累累。山西省报告文学学会在此基础上于今年8月在朔州市右玉县成立，标志着山西报告文学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。新时代新征程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广阔的创新空间，更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美好的前景。希望山西作家进一步加强与省外报告文学大家的深入交流与合作，勇立时代潮头，展现时代担当，记录和书写好新时代的山西故事、中国故事。

山西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赵瑜认为，那些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佳作写出了人心中所有、而人人语中所无的东西。报告文学作家的思想要独立，写出自己的声音，现在过于注重“报告”而轻视“文学”，尤其是缺“人物”，应引起重视。

肖静娴



## 留住时光 定格美好

### ——《雪只是让树枝弯曲》的内涵与启示

孟凡通

这几天，我一直为几位前卫诗人的新作写点评。这些诗紧贴今日生活，用正在进行时的口语，表达越来越碎片化的生活，充斥着当代人的孤独感和破碎感。点评告竣，退出文档，我感觉仿佛刚刚经历一场负重越野，重物解去了，身上便有一种轻松感。躺床上，随手拿起韩润梅诗集《雪只是让树枝弯曲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），翻页，品读，再翻页，与我几天来评的诗相比，它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景，忽然有一种时空转换的感觉。

从韩润梅的诗中，我几乎感受不到这个科技信息时代的速度感、喧嚣感、碎片感。你看到、听到、触摸的，是《红叶》《雪景》，是《斑鸠》《鸫巢》，是《古老的巷子》和《麻雀在地上啄食》，诗人不是《看云》《听雨》，就是在《割草》《摘棉花》，或在《麦秸垛》下流连，或在《竹篱笆》旁徜徉，或在《寂静的山谷》行走，要不就是摩挲《一个坛子》，端详《父亲的铁锹》……是一位诗人关于过往时光的记忆。韩润梅习惯于从自然、故人、旧物中捡拾记忆，并试图用它挽留流逝的时光。在执着的挽留中，她构筑起了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
今日，大自然业已成为城市遥远的背景。人偶尔会到野外去，也不过是倦怠后的一次放松。他可以站在山顶，对空长啸，但也只是一次快意的宣泄，与一杯扎啤下肚后的感觉并没多大区别。如此“回到自然”，与农耕时代天、地、人、神浑然一体的自然生活，是不能同日而语的。韩润梅的诗孜孜以求的，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情维系。一场如期而至的夜雨满足了她的愿望：“雨下了一夜/大地上的一切在和雨交谈……我一晚上做梦/梦见奶妈用瓷接雨/所有的器皿都放到了屋檐下。”（《雨下了一夜》）在奶奶心目中，雨是上天的恩赐。她用瓷、用所有可用的器皿接受这恩赐。她用自己的谦逊，与上天、与大地、与万物，建立起了一种秩序。韩润梅从奶奶行为举止里获得难得的恬静，体味着天人之间的和谐。

另一首题为《斑鸠》的诗，写了三只“像迟暮老人”的斑鸠，它的家“建在法桐树上/树枝间是应有的虚空”。在书写间，斑鸠的身份悄悄发生改变，它们似乎不再是依枝筑巢的鸟类，而是打量人世的灵物：“它们从缝隙里/打量着不明显的脚印/汽车、落叶和尘世。”斑鸠成了诗人，或者说，诗人化身斑鸠。然而，诗人兴趣地退回自身，让它们依然以斑鸠的身份出镜：“它们的鸣叫/与矮树枝上的

麻雀呼应/习惯把尾音说得很重。”这些“尾音很重”的发声，又是怎样的诉说？诗人没写。这让我想到泰戈尔的话：“我常常思索，人与动物之间有没有言语，他们心中互相认识的界线在哪里。在太初乐园的单纯的小径，他们的心彼此访问过。他们的亲属关系早被忘却，他们不变的足迹的符号却并没有消失。”韩润梅并不把她的想法硬塞给它们，尽管她读懂了斑鸠。

从这本诗集中，我看到韩润梅似乎总在大自然中行，在溪边、在田间、在大地上，“仿佛行走，本身就充满意义/他在平原上，绕着一块麦田走/现在是在沿着一条小溪……”甚至在睡梦中，她都在大地上行走，“我看见自己/彻夜走着，思考着，和经过事物/一道别/沿途，落满叶子”（《一生》）。我想，这本集子中的一诗，就是她捡拾的“落叫”吧。

韩润梅记人状物，似乎都带着淡淡的挥之不去的忧伤和幽思。“一个坛子/空着/就那样一直空着//很久了//没有放过任何东西/总应该放点什么//整个晚上/在做饭的空档里/都在想这件事……”（《一个坛子》）坛子是农耕时代的做醋、酿酱、盛物的器皿，曾见证过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。在这个批量复制的商业化社会，它被空置是必然的。韩润梅寻思于它，当然不是要让它重新派上用场，也并非要记述它从前的生活故事，而是一种过往的故园的情感记忆，也就是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和情感积淀。

韩润梅的诗中有一种“乌托邦”色彩。乌托邦是人类永恒的梦幻。它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人们追求自由、平等、和谐等人类恒久价值的愿望。但是，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一面，沉湎于乌托邦，会让人对存在不再作穷根究底的追问。话说回来，人总是身在红尘世界，却又向往美丽乌托邦；人向往美丽乌托邦，但他们依然会在红尘世界里赖着不走，甚至到劲儿追逐它。这也许就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宿命。既然如此，人能够做的，难道不是身在尘埃，心逃尘外？也许，这就是韩润梅诗集给我们的启示。

秋日宜赏菊，宜读陶诗，宜看天高云淡，宜品淡泊人生。

陶渊明《饮酒诗（其五）》写道：

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
“结庐在人境”作为第一句，说得直白，说得简单，细思含义却颇深。写出了陶渊明隐居的初心。陶渊明没有把隐居当成追求功名利禄的手段和捷径，而是他人生的目的、当下生存的方式和生活的态度。

自古以来，但凡隐居者似乎都与世外高人画上了等号。一些动机不纯之人便以“隐居”为幌子，为自己营造出才华出众、品行高洁的名声和人设，然后引起旁人的注意与重视，进而出山做官，步入庙堂。历史上有不少文人走终南捷径，隐居山林成了谋求仕途、获取功名利禄的一种手段、一种心机。

陶渊明不同于这些别有用心的人，他是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，回到了他向往的“人境”。

提到“隐居”二字，大家自然会想到住进深山老林之中，住到海外小岛之上，住到那些远离人群、远离城市、远离喧嚣的地方去。但是陶渊明选择隐居的地方是“人境”，有人居住的地方，有人间烟火的地方，有鸡犬之声相闻的地方，而不是人迹罕至、风景秀丽之所。隐居的陶渊明没有离开红尘人间，只是离开了黑暗复杂、勾心斗角的官场而已。

“无车马喧”，是两个层面的“无”。一是浅层次的，生活环境中“无车马喧”，门前屋后没有车马往来的喧嚣混乱，只有乡村的宁静与祥和。陶渊明远离了官场，远离了达官贵人，不再交通往来，自然就没有了车马喧。二是深层次的，心境上的“无车马喧”。陶渊明远离了勾心斗角和权谋算计，远离了权力金钱的喧嚣，回归内心的静谧与安详。

他回到“人境”，体会着人间的美好与单纯，耳边听到的是自然的声音，也许是犬吠，也许是鸡鸣，也许是风拂过麦浪的声音，更是人心淳朴清澈的声音。

“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”这两句自问自答，值得反复品味。俗话说“大隐隐于朝，小隐隐于野”，高层次的隐是身在庙堂闹市却心无挂碍，不被世俗琐事牵绊。低层次的隐是身体远离人群，远离世俗，内心却无法真正平静。

远和近，该如何评判？心静自然凉，何须身处冰窖之中呢？心是远离红尘的，即使在最繁华、最喧嚣的地方，依然是自己，依然是横而不流。倘若心在红尘世俗之中，深陷权力欲望之中，即使身处深山老林、杳无人烟之处，依然是满心喧嚣，不得片刻宁静。

陶渊明选择在“人境”隐居，不怕被打扰、被影响，是因为他的内心已然回归本真，已远离庸俗污秽。心静之处，便是最好的隐居之所。
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从赏菊到采菊，无一不是雅致的品位。人淡如菊，傲然风霜，不与百花争艳，是诗人的风骨，是诗人的象征，亦是诗人的生活态度。人淡如菊，是像菊花一样在萧瑟中盛开，在寒风秋霜中傲立，不怕孤独寂寥，不畏逆境曲折，努力绽放。淡的从来不是颜色，不是香气，而是面对季节变换、时光流转的从容与优雅。

陶渊明眼中的每一处风景都带着他的淡然与洒脱，带着他的诗意与韵味。东篱，质朴纯粹，挡不住诗人的视线和自由的心。南山，巍峨高远，是自然界中的高山，亦是诗人心中高山。山外青山，是更广阔的天地。悠然，是诗人当下的心情，是诗人对待生活的态度。

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”一日谢幕，是黄昏。夜晚到来之前的光与影，美不胜收。人一生的终了会看到什么风景呢？无悔，无畏，无悔。“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。聊乘化以归尽，乐夫天命复奚疑！”鸟儿们自由地飞翔了一天，现在都竞相飞回自己的巢穴，那是它们的栖身之所，更是它们温馨的家。“人生无根蒂，飘如陌上尘，我的家在哪里？我心安处呢？我的人生理想呢？是在这东篱边，还是在这南山下？”

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眼前的美景，在人们柔软心底击出圈圈涟漪，引发联想，阐发出诸多人生哲理。但每个人想到的、领悟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，何为真何为假，何为有何为无，何为得何为失，都取决于自己。

陶渊明感悟到的真意真情，无法用语言精准地表达出来。是啊，我们何尝不是？心有所感所悟，想说却说不出的词、一句话。当然，如果是知己是知音，一个眼神、一个表情便可互通彼此心意，何须分辨，何须辩论。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，不懂的人，无需解释，无需气恼，人不知而不愠。

夕阳霏霏，飞鸟于归。饮酒微醺，倚篱东望。菊花重露，三径轻霜。远山烟岫，吾心安处。

## 秋日宜读陶渊明

侯莉



采菊东篱下 刘旦宅作

### 经典漫谈

(33)